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四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

經上篇 噬嗑賁

☲☳ 震下離上

噬嗑

贊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雜卦曰噬嗑食也

耿晞道曰頤中有物上麗而下動所以噬而嗑也

李季辯曰頤齒剛而舌柔物麗於頤動而噬之也

藺惠卿曰噬嗑六爻與賁相類特以九三九四之不同不以為賁而曰噬嗑何也蓋頤之噬物全以下動為用今賁得頤之上止而噬嗑乃得頤之下動特以其中有九四間之故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然則卦以頤中有物而噬之得名也

石守道曰觀天地萬物旡有始初自然相合者必

由動而後有合也天地交而後有合雷風擊搏而後有合水火烹飪而後有合天下之貨交易而後有合頤中有物齧之乃合猶天地萬物之動而合也

程正叔曰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蓋讒邪

閒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合矣

王景孟曰易之立卦其命名取象各有所指鼎井之類遠取諸物也噬嗑與頤近取諸身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案明取電敕取雷象

說卦曰神農氏作云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系曰中取離市合取震致民聚貨謂陰爻交易謂六五初九退而各得其所謂六復初九復五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林黄中曰自觀之噬嗑坤變為震巽變為離四五相易也　又曰觀之九五有可觀之德四方合而仰之强梗之徒為間於其間噬而嗑之可也

李子思曰自乾至觀為卦凡二十而三子三女相遇之卦凡四屯蒙隨蠱是也震坎艮巽離兌皆已出而相遇獨離未見焉今離配震而為噬嗑配艮而為賁易卦三子三女相遇之象始徧矣

右明卦序

亨

贊曰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王輔嗣曰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有物有間不齧

不合无由亨也齧而合之所以通也

林黄中曰上止下動而中虛頤之象也六四變剛其中有物之象也噬之則嗑不噬則不嗑噬而嗑之茲其所以亨與故曰易者象也自王輔嗣以來擯象而言易者讀至於此不能不自疑其論之疏矣

右明卦義

利用獄

贊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劉長民曰物或不合則成獄訟窮其情狀辨其辭指煩瀆口胳同夫咀嚼

程正叔曰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

張舜元曰卦中有坎為刑獄

案坎為刑獄以一陽陷於二陰也今二剛在上下而中陰陷九四一陽獄之囚也三陰獄吏卒也上下

二陽獄之防也

李季辯曰天地生萬物有為造化之梗者必用雷電以擊搏之聖人之治天下有為萬民之梗者必用刑獄以斷制之故噬嗑所以去頤中之梗雷電所以去天地之梗刑獄所以去天下之梗也

郭子和曰合而言之則噬而後嗑嗑而後亨事之序也別而言之則方噬者未合既嗑者不噬噬始也嗑終也亨嗑之終利用獄噬之始也噬之始立

卦之義也噬嗑之終卦成之義也

右明卦占

初九屨校滅止无咎

贊曰屨校滅止不行也

說卦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止无咎此之謂也

李季辯曰噬嗑用獄之時也六爻皆言用獄之事

也諸說皆謂用刑誤矣

案此用獄之初小人過惡方萌之初禁之使不行滅趾謂見校而不見止也

劉長民曰剛而趨下小人之為不善者也動而无應故不得行是桎於獄者

石守道曰體動志剛首犯于罪桎其足然後思而止其過

程正叔曰其過小故校其趾葢取禁止其行使不

進於惡也

郭子和曰使惡不進是為无刑之本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

都聖與曰止言下體之下而行者也耳言上體之上而聞者也

林黄中曰震為足而居下故有屨止之象震也者動之始也初九者聞之於初也初而懲之咎可无也

李仲永曰初上不言噬而言校者當初之時其過小不必用噬上之時其罪大无所用噬

案初上兩爻以獄之始終言亦以犯之始終言也獄之始犯之始故極之而使之思過而不敢復行尚冀其改也獄之終犯之終故梏之而使之受首而无得或脱不可恕也上下二剛有小人勇狠觸藩怙終不改之象亦有有司決於懲治无所依違之象滅趾示其不可行也滅耳言其无聞知也然初

得无咎者知過而能補屨校示辱而不傷支體可以自新也

右明象占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贊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李季辯曰五君也為治獄之主四大臣也為治獄之卿如周之大司寇其下為治獄之吏

郭子和曰必假膚腊胏肉見義者取頤中有物之

象也

朱子發曰陰為膚剝六四亦取膚象蘭同

朱子曰祭有膚鼎葢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

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

胡翼之曰乘剛故至于滅鼻之深然居中履正用

獄至當

林黄中曰互體艮為鼻二乘剛有没鼻之象六二

者所以治六二也

馮當可曰陰柔必不能剛斷如此然以中而乘剛其過昭然之惡宜亦不恤二字未安且震體也膚柔也淺也易噬也姦慝雖著然尚未至于盤錯結連而難治也然止在下者一身之表皆為膚比止為寖

緎

索噬者治獄之人膚肉腊胏囚也爻取噬為治獄之象又取膚為獄囚之象孔子于初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初過惡之始萌也而屨校滅其止使

之不行校所不能懲則自止而及膚惡雖尚淺然滋長不止故于此深懲之噬之而滅鼻庶幾其痛自懲艾也六之陰柔本非能深噬者也震乘剛故也惡淺而懲深似有咎也然一噬而服辜其深也乃中也故无咎爻居中得正故有此象初之與二辭同而指異初之滅止无咎者指因也二之滅鼻无咎指治獄者也初之无咎因可无咎也二三五之无咎因不得而咎之也中四爻治獄者初上因

之始惡怙終者也

右明象占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案或謂二噬三三噬四四噬五五噬上然九四六五於義不通或又謂三噬四四噬三尢非

贊曰遇毒位不當也

林黄中曰腊者肉見於外而骨藏於中人之所以不察也以六居三外柔而内剛腊肉之謂矣噬之

而遇骨斯遇其害也李季辯同

案徒信其外不疑其中是以謂之遇也此姦民也外示柔懦而中藏險狠以匿其情者也六三者所以治六三也必揣其骨而徐齧之故曰小吝

司馬君實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腊肉難於噬膚而易於乾胏者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腊遇毒之

象

程正叔曰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然用獄非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楊中立曰終必合故无咎

王景孟曰材有所不足所謂小吝

都聖與曰吝自已言之咎自彼言之也

李子思曰噬之事非全安者而六二六三皆曰无咎何也蓋噬則嗑不噬則不嗑噬而嗑則亨矣故皆以无咎許之

寀近離火之熯故肉為腊腊肉小物六陰為小也易之取象其密如此三之剛藏於六柔之中故噬而過毒多凶之象也不中正故吝陰小故小吝噬之乃其治獄之職故无得而咎之故諸爻雖不善亦无咎也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而後有罪者皆服世無皐陶而士師之職不廢也為士師則可以殺

之君子亦以其職與之矣六三陰柔居不當位故噬而遇毒小人有不服之心然噬者其職也所噬者獄也吾安得而咎之苟以小人之不服為六三之罪是助亂而墮名分也

馮當可曰刑獄非用兵之比兵人而反受其毒則危亡矣刑人而遇毒不過一夫之怨故為小吝獄之當治如腊在口雖遇毒必噬之而後可姦人妨國賊人妨化必誅之而後可治雖大獄一起不無

騷動不得憚此而不誅也謹之而已矣

林黃中曰曷不以上九相應為象乎曰以應而從以類而聚則不待噬而嗑矣是以六位各隨本爻而取義焉

寀遇毒宜凶或有大悔吝矣而乃僅止小吝而无咎何也肉雖腊有罪者也噬之乃其職也

右明爻義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贊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楊中立曰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爻位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程正叔曰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

李仲永曰腊骨猶小乾胏又難噬于腊矣

李季辯曰頤中之梗正在此爻治獄之卿也諸爻以柔噬此爻獨以剛噬正如乾胏而此爻以噬乾胏之道噬之遂得其情

林黄中曰骨見於外而肉附其間其彊可見也此凶民也剛以折其氣柔以原其情九四者所以治九四也或曰若是則骨无堅脆皆可噬乎曰所謂腊與胏者凡以為口實也苟非噬之何由嗑乎詩不云乎剛亦不吐九四之謂也

胾肉之附骨猶四附九也居于離火故為乾胏

右明象

郭立之曰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

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于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以兩劑聽之而无所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獄訟也既得其金又得其矢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先王之于獄訟其可易言之哉　又曰始聽訟也如此慎之于其成又可知也

袁氏曰于巳有金矢之得于人得金矢之情

程正叔曰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九四

德剛明而位居柔剛明則易傷于果故戒以知難

居柔則守易不固故戒以堅貞葢其所不足者不

得中正也

右明占

王景孟曰三于腊肉則遇毒而四于乾胏則得金

矢剛柔之材異也

寮此一卦唯九四言吉蓋間在九四九四除則噬者嗑矣

右明爻義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賛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劉長民曰五以柔居尊為噬嗑之主處剛得中内含陽明能斷大事者也獄成于已成則決之不可不畏謹能正而知懼則不輕用矣

林黄中曰乾肉者折骨披筋而暵之也周官腊人乾肉見注似剛非剛似柔非柔噬之則嗑不噬不嗑也以六居五剛柔適中乾肉之謂矣是故六五者所以治六五也古之制刑者疑則贖之贖人以黄金者取其剛而不過也

李季辯曰六五所謂柔得中而上行者也九四噬嗑既得其情矣以獄之成告于五六五柔主也以噬乾肉之道噬之葢不忍用刑曰得黄金用贖刑

也古者金作贖刑呂刑五刑之贖皆有罰以百鍰千鍰為差金作贖刑注曰金黄金也呂刑注鍰黄鐵九四以剛噬而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猶貞厲則无咎貞厲謹慎也正如穆王訓夏贖刑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

贊曰得當以柔用獄得用獄之當也

李子思曰黄者中也離中之坤也離之六五亦曰黄離

右明象

程可久曰以柔噬剛故貞厲決當其罪故无咎六五柔中之主司寇典獄以獄之成來告以噬乾肉之道斷其獄雖不至如噬膚之柔亦不至如腊肉乾胏之剛于是哀矜惻怛而釋刑用罰以生道殺人者也若貞固堅執不從末減心必危厲是以无咎自趾而膚以至乾胏罪惡積小致大積弱至强也一待以乾肉列用中罰酌輕重之中而罪疑惟

輕好生之德也陰爻肉之象

右明占

上九何校滅耳凶

贊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馮當可曰滅趾則懲艾而不行滅耳則頑悍而不

聽矣凶孰甚焉

胡翼之曰居卦之極罪之大者也校加於首而沒其耳所以及凶禍也

毛伯玉曰以怙終故寄之上九

案初上事之終始噬嗑用獄之卦初則罪之小而始犯者也上則罪之大而怙終者也古之聖人近取諸身以上象首而初在下足之象也故制為刑獄之具有所謂校焉屨校者納之於足而沒其趾以

其罪小而不可長始犯而不可再滅趾者取不行之義也何校者加之於首而沒其耳以其罪大而不可宥怙終而不可改滅耳者取聽不明之義也屨校之不能懲則何校之所必加非忍也不如是无以止辟也剛強有怙終之象而以校滅其耳以剛治剛之象也

右明象占

朱子曰初上无位受刑象中四爻有位為治獄之

象石守道程正叔同

石守道曰中四爻唯六二為得位故刑人而服餘爻皆失位故有難服之義何以皆得无咎六三以其承剛九四以有剛直之德六五以得中居尊位然非全美也

都聖與曰彖言成卦之材以爻效天下之動故爻彖所言有不必同者諸爻皆以初終上下剛柔中正承乘取義而曲盡事物之變此其所以為易也

馮當可曰卦有四无咎一吉一凶治天下至於用獄皆出於不獲已不獲已而為之得粗免於過咎可也九四之吉以對上九之凶使四不艱貞則其凶如上九是其言吉與它卦不同

案治獄自初至四始能究極而得其情故吉若乃四不能治以至於上則凶矣大抵初罪之始上罪之終也二易決之獄也三小罪之難決四大罪而能決者也五聽獄之主故罪疑從輕也大抵治獄之

德貴於剛柔適中三四五爻位皆陰陽相雜是也

唯六二以柔遇柔其情易得其聽易決也況又乘

剛得中故亦无咎

右明六爻

☶☲ 離下艮上

賁

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正義曰賁飾也以剛柔二象相文飾也

張敬夫曰三陰三陽相雜而成文

劉氏曰有質為主故文以飾之

程可久曰賁所以飾質也上艮為質下離為飾不以所賁踰質也

郭子和曰柔來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剛上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

林黄中曰噬嗑與賁皆為頤中有物之象一為噬

嗑一為賁者噬嗑得頤之下動賁得頤之上止動故為噬止故為賁也

程正叔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案賁本以飾質飾取其文故亦為文非謂賁為文也而成卦之義凡三陰三陽則以乾坤之純體言之觀其陰陽所雜升降往來而取義焉此卦上二

陰則本坤也下二陽則本乾也今坤之六自上來居乾之二則是柔來而文乾之剛而成離之文明也乾之九二往居坤之上則是剛上而文坤之柔而成艮之止也以陰陽往來相文言之則文之在天者如此以文明以止言之則文之在人者如此在天之文天之所以為飾在人之文人之所以為飾也孔子之言可考不誣如此諸説多就坤上乾下謂自泰生攷之者併與其説卦變而非之因一

泰字之誤而遂使文王名卦之義不明亦攻之者之過也

雜卦曰賁无色也

寀有色則為采非文矣故六爻皆無其色不過曰白賁而已

右明卦義

象賛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寀庶政治之文也明取火象不敢折獄止其明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程正叔曰物之合必有文乃飾也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賁之所以次噬嗑也

李子思曰上離下震雷之震動所以示威也故為噬嗑彊梗之象上艮下離離顯其光而艮止不動

則是與噬嗑相反矣反威刑之事是為文教故聖人因觀其剛柔相錯之文而得其與文止武之象焉胡翼之同

右明卦序

亨小利有攸往

贊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小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

案彖以贊文傳寫之誤改以小字置於利有攸往之

上諸儒無一人能正之者傅會其說象理外謬不可以據今一正之則理與象粲然如白黑之易辨矣夫三陰三陽之卦以純體之變爻為義今坤之上九自二分之而成艮乾之六二自上來而成離艮離相遇然後成賁夫陰為小則賁所謂柔來者小也自内之外為往則賛所謂剛上者往也柔不能自亨麗于剛則亨故亨曰小剛不能皆利分于上則利故有攸往曰利蓋柔本陰滯今六居陰窮

自坤之上來麗乾之二則成剛之文而小者得亨矣剛本居上今九居下體分乾之二上居坤之上則成柔之文而往者為利矣亨小以柔來言利有攸往以分剛上言也其象與理豈不昭乎若揭日月也哉

右明卦象占

初九賁其止舍車而徒

贊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石守道曰初與四為正應故剛柔相賁而隔九三六二近初而无應可以相賁然初志於本應舍六二之車直趣正應者義當然也不可舍本應而從非匹也

程正叔曰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以車徒為象者因止以與行為義

楊中立曰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也

劉長民曰居下无位乘則僣矣素貧賤行乎貧賤行而宜之之義也

郭子和曰趾在下徒行賤者之事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是以古之人繫馬千駟不受唯義所在而已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

耿𥟖道曰六二虛中車之象也

都聖與曰无所乘而涉謂之徒涉无所乘而行謂

之徒行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也凡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則无所乘之象也

察賁其止不賁其車是舍車而徒者也初應四而剛柔相賁情相得者也自初至四凡歷三位則行之而往也中隔九三則四不我即近比六二則可以相賁然一卦之中唯初九六四獨為正應義不可舍之而即近也六二欲載初以往初九寧賁其

趾以行而不賁六二之車故六四亦有匪寇昏冓之義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初九其殆庶幾乎

右明象占

六二賁其須

案須從水邊者非或謂今文嬬賤妾也然爻義難通或引歸妹以須為需須之義謂離之二陽待二來賁於文象雖通而孔子與上興之意又不相合

要之一字而二義不必遷就歸妹以為之說也

贊曰與上輿也

王輔嗣曰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傳上者也

程可久曰乘初為逆

王景孟曰初舍二以赴五无應近傅於九三可以相賁自三至上有頤象

林黄中曰上傅於三須傅頤之象也須也者所以

賁其頤也

楊中立曰離麗也陰麗乎陽者也二雖為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已有須傅頤之象焉

李氏曰陰之麗陽正在於二唯六二重陰而善麗必上傅於九三之陽以致其飾須者柔而上傅於頤以為飾文有傅之義者以其有待而後興也

案古人用字往往聲同則義通此說兼傅待為義然則引歸妹以須為難者可以解其惑矣

卜子夏曰柔依剛以成文

袁氏曰陰不自能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自能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案陰麗乎陽二依三而興然柔來而文剛則二乃賁三者也須傅於頤而所賁在須須所以賁頤頤非能賁須也大抵一陰麗二陽為文明之象交相賁者也然離性炎上故初舍車而徒二舍初而賁

三

右明象占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贊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劉長民曰三接上體上下相交賁而成文

李去非曰互坎有離明之文坎水之潤日月雨露

滋潤明照无非文也

馮當可曰剛過之陽二陰夾輔之其賁飾之道顯

矣以陰陽相賁而言則九三待二四而賁然一陽

陷二陰之中幾如濡溺非三能永久貞固自守以義則喪已矣

林黄中曰上无其應以陽剛介於二陰之間本爻與六二相賁者也而承於六四艮四成坎水為四所濡本爻既受賁於二唯當永守其正不染於四斯為吉矣賁之為象曰明與止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四應於初三傅於二然後文成而不亂矣初不乘二之車三不乘四之濡然後位

定而不爭矣

案閒乎二陰故有賁如之象互體有坎水故有濡如之象然已處下體四處上體本不相屬也唯其離性炎上故上屬於四而成坎水之濡能永貞固自守下體與二自足相比成文不涉於四則得之矣此作易教人處此之方也

右明象占

張舜文曰文滅質則敝末勝本則衰苟无剛實之

德而受飾焉其能久乎

楊廷秀曰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為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禮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成易壞永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

存則魯安周籍去則魯衰

右明爻義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昏冓

贊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昏冓終无尤也

程正叔曰四與初為正應本相賁者也為三所隔故皤如而未獲者也

林黃中曰物相雜故曰文未有一色而成文者也

本爻正體而止艮於九三未遇其配雖有賁如之

象而皤如之質猶在也

郭子和曰初以剛强之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

陸希聲曰初九義不乘車欲飛翔而來也

王介父曰馬者不動以進之象謂初九不從二而來應已也翰如其志疾也離體而陽爻故疾

王輔嗣曰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已寇難二志相

感不獲通亨

呂與叔曰九三近而不相得故為巳冠

寀與五同體又以臣承君本相責者也而皆陰爲不

成文也則下比九三宜相責者也三性雖上趨而

本爻性靜止以巽體而不受責也唯初九正應而

閡於三之冠故過期而不遂婚媾髮巳𣈆如初九

以二來文剛不專所責而舍之為馬之飛求責於

巳而其馬尚白則亦未受責之象也九三雖欲冠

已已不從之以初為正配婚媾故也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四應初理也以陽三故賁初未成自昔先達在上之君子欲引其類以自顯而為非類所隔不獲在下之用者亦多矣

程可久曰三與四陰陽相比然近而不相得不受賁者也

張子厚曰以柔居陰性為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

尤也

李子思曰六四六陰處當其位與九三重剛不中者强弱静躁之不侔葢天下有自然之文要各有當然之分而不容於苟合也

右明爻義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贊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可久曰柔得尊位而承應皆陰不足相賁也上

九无位可以賁之丘園逸民之所居也

張舜元曰艮為山有丘園之象

蘭惠卿曰凡言丘者皆指在上之爻如丘頤渙有丘之類是也

石守道曰一陰一陽交相賁之乃成賁之道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之象也束帛戔戔者大凡人相親必有物以為禮交相文飾五居尊位如聘草茅之賢禮不可薄必有物以將其厚意如古之

玄纁玉帛羔鴈之類也

卜子夏曰五疋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也

蘭惠卿曰非其正應故謂之吝然二不相應而上九陽剛之賢我能賁之是以終吉

鄭舜舉曰終必吉者人君禮賢之事也

郭子和曰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聖人不遐遺之義也丘園尚及之况朝廷之上乎商之賁也及於耕築周之賁也及於漁釣束帛幣聘

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其幣聘筐篚之意也

案賢者高蹈丘園蓋有堅持其操聘之不至者矣故曰吝然豈无以湯之幣聘幡然而改者哉故終吉説者多惑於吝謂陰為吝嗇故以戔戔為狹少束帛為薄禮丘園為質素皆不明易中悔吝之指者也

右明象占

上九白賁无咎

贊曰上得志也

劉長民曰繪事後素居上而能正五采也

呂與叔曰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繪畫之事後素功衆色淆亂非白无以别之繪事至於素功飾之道盡矣上之志得也

案六五居尊位總下四爻衆色相錯以文者也上居其中以白而成之故无衆色混淆之咎考功曰

雜五色以章之之謂功繪事後素所以章之也

諸説紛紜皆不足据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六爻皆取陰陽相雜以為質初比四二比三二四夾三以為賁五比上上終之之事皆无吉凶者文飾之事華也非實也末也非本也其得失有間矣

林黄中曰初九六二相應而成文組織六二九三

相傳而成文繡繪也六五上九相合而成文綴綴也或曰六五上九不亦相傳而成文乎曰六二純柔也不傳於九三則不能以成文九三純剛也不傳於柔則亦不能以成文六五以柔居陽上九以剛居陰既成文矣而皆无應得非相合而成者乎

李氏曰卦以剛柔相文為賁則六爻宜各有賁之義唯以爻明人事則所寓之意各不同也

右明六爻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十五 六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單可垚

厚齋易學卷十五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一

經上篇 剥復无妄

䷖ 坤下艮上

剥

賛曰剥剥也柔變剛也

雜卦曰剥爛也

朱子曰五陰在下浸長一陽在上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

案卦以五陰擊一陽為義讀如八月剥棗之剥正與夬對也爻以陰之割刻為義言其消陽之漸以使知戒懼也凡卦五陰一陽者一陽為之主而五陰應之此孔子之例也至剥復二卦則此例變矣是知易无達例與春秋同也乃若卦氣比類六陰六陽之消息盈虚則七月當否八月當觀九月當剥

十月坤矣然天地之間初无純陰无陽之理亦无純陽无陰之理以一陰一陽方生言之則氣當為遘復此建午建子之月也以三陰三陽適停言之則氣當為否泰此春分秋分之月也然則九月之氣為觀十月之氣為剥剥窮上反下則為復矣嘗試以是觀之

朱子發曰柔剥乎剛下剥乎上回邪剥正道小人剥君子

李子思曰太極肇判之初陰陽之氣均布于天地之間造物不能使兩間无陰及陰陽之氣鍾而為人而聖人亦不能使世間无小人聖人所以處君子小人者特於氣運陰長之時委曲為君子之謀而使小人无得以肆害而已當羣陰卦中獨論一陽作易者未嘗一日而忘君子蓋如此

都聖與曰君子之盛也欲化小人而使之攺然中人以下不可化也於是乎去之而有夬決之事焉

小人之盛也亦欲彊君子而使之從然中人以上不可彊也於是乎擠之而有剝喪之事焉此蓋治亂之極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案以上下厚薄取象而不以隂陽消長爲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林黄中曰剝之成卦賁之變也自賁之剝上艮不動離變為坤易其二剛而成剝也夫所以為賁者離與艮也離為火艮為土火熄而為土則盡矣是以謂之剝也

案剝非訓盡卦止一陽剝去之則盡矣

林黄中又曰作易者憂君子之至憂小人之深憂之至則畀以周身之防憂之深則開其為善之利

至於轉禍為福撥亂為治則聖人之本心也夫復臨泰壯夬者五陽之序也姤遯否觀剝者五陰之序也而易之序則不然陽先退而後進故自泰而之臨自臨而之復然後繼之以壯夬者所以成其治也陰先進而後退故自否而之觀自觀而之剝然後反之以遯姤者所以止其亂也以為治亂皆任之自然則人事廢矣是故六十四卦之辭吉多而凶少至於否剝猶有吉亨无不利之辭焉

案卦序從非自然之次而陰陽進退恐亦自然之數

聖人序易或亦有微旨焉林之説未可廢也

右明卦序

不利有攸往

賛曰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

天行也

都聖輿曰五柔而一剛於卦為剥而其事則柔變

剛也而未巳君子仁足以救亂知足以全身使犯

難而可救猶欲為也至於小人衆多視君子十九而勢猶未艾則殺身不足以成仁尚可往乎哉楊廷秀曰此君子處剥之道也然則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孔子固曰順而止之止亂以順止小人以順不逆而激之此君子治剥之道也

衆陰長至五則人主柔懦不能自立而羣小人得志矣獨上九君子客輔人主而无位无位則无權其如衆陰何往則殺身而已矣固不利也唯輔導君

德變柔為剛變闇為明則上九衮運帷幄不動聲色轉危而安易亂而治而成大觀之治也不然殆矣

程可久曰坤道先迷至於剥而極故不利有攸往

袁氏曰易於復之剛長則言利有攸往則剥之小人長不利有攸往固其理也

林黄中曰方賁之時小利有攸往而已况於剥乎

五為主而一陽為客小人盛而君子微矣故其卦

為剥其彖曰不利有攸往凡此皆為君子言之也
衆夬以陽決隂故主君子剥以隂剥陽故當主小
人今不利有攸往之辭與夬同則易為君子而作
可知矣

右明卦占　此彖无象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賛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林黄中曰牀上實下虚有剥之象

蘭恵卿曰一陽在上五陰載之有牀之象

李季辨曰君子在上處牀也小人自下剥之漸而毁也

毛伯玉曰天下之勢猶牀也古者席地而坐唯長民者坐于牀示不撓也令也初剥其足離其民也二剥其辨黜其臣也小人亡人之國必先去其臣與民而後及其君此五之所以受其剥也

張知常曰凡剥皆小人剥君子故每進而益凶終

于自剝其廬焉

袁氏曰夫剝始於姤而終於剝始於一陰而成於五陰故其卦以滅下為剝以厚下為无剝

案取象于牀林說猶觀之象亦一義也蘭說則與上九得車剝廬之象同及觀爻義則又不然下卦三陰為牀猶坤之稱輿也六四為膚六五君位即身矣一陽在上猶廬也坤載於下而艮止於上牀之象也

右明象

耿晞道曰於是時上有以正之則不能馴致而爲剝矣唯上无陽應故凶由此而起都聖與同

右明占

李子思曰隂爻凡五唯三舍羣隂以應上九之陽故无咎五以宫人之寵待羣隂而殺其勢故无不利乃若初二與四則居剝之世而專以隂剝陽者故皆因剝牀而得凶則是聖人於隂類當長之時

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益昭然也

右明爻義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賛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袁氏曰言剥牀皆所以危之也而有逺近之殊故莫甚於剥牀以膚逺於膚者為足近於膚者為辨剥牀而至於辨其勢已殆矣然猶可為也使有以正之未必凶也

胡翼之曰初民之象故曰足四切近於君故曰膚二居膚足之間是上下分辨之際則人臣之位也始剥於民又剥於臣矣

右明象占

林黄中曰凡卦六二多吉者以中且正也然如剥之為卦有與則為正无與則為邪今遠无所應近无所承陷於羣陰之中是以為剥牀之象也若有應則為觀矣有承則為艮矣何遽凶哉

右明爻義

六三剥之无咎

賛曰失上下也

蘭惠卿曰處羣小之中而不與之為黨以害君子所以无咎然不言吉蓋君子道消之時无咎足矣

胡翼之曰於小人中獨不為小人之行雖在剥時得无咎也

程可久曰失上下而无咎猶坤喪朋而乃終有慶

李子思同

程正叔曰不言吉何也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言无咎所以勸也

楊廷秀曰内則失上下羣陰之心外亦未能為一君子之助然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也

李季辨曰聖人未嘗不開小人為善之門

案卦體為剥其占為无咎不與羣小人為黨而志

在君子一君子處世之窮雖不能獨立於上要非三之所能助然使在下者皆存心如三則君子雖窮不至爲羣小所逐矣以隂剥陽本有凶也而不爲剥陽之事志在從善雖失羣隂亦不得而咎之也夫觀之隂爻以近爲貴故六二正應僅可闚觀剥之六三聖人乃取之何也觀與剥之時物不同也

右明占　此爻无象

袁氏曰剝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為善以有應於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本爻是也故不為剝

案初剝牀以足二以辨本爻當以第四乃以膚今本爻不言第而无象則以應上而不為剝故不言也

右明爻義

六四剝牀以膚凶

賁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張舜元曰艮為膚噬嗑六二噬膚互體亦艮

毛伯玉曰四屬上體故曰膚一陽與四同為艮體

初剥及艮陽之膚也五則禍及身矣聖人不言之

耳

右明象

朱子曰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朱子發曰剥陽至四而乾毀其凶可知

張舜文曰治生於君子而小人蒙其利亂生於小人而君子被其害

林黄中曰譬之於牀先剥其足次剥其辨又及其膚然且熟寐而不之覺此其所以凶也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也

右明占

李子思曰進而傷體此君子之身受剥者也唯六五之主不以大權假之其禍僅至於膚而止比之

大過諸卦自足止至頂耳者有間也

案以卦之序言豈无頂耳之象特聖人示天下以轉禍為福之道故不言爾

右明爻義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賛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朱子曰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一陽故有此象

程可久曰貫魚者衆陰次序之象以順承上而不剥上也

林黄中曰一陽貫魚之象也

右明象

張舜元曰柔得尊位而衆陰以次相傳有后以宫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

馮當可曰五陰剥陽意極不善至是乃肯為宫人之寵何也以五也陰本柔順而五得中以率其下

必能不為剥滅之道夫時非自剥人事使然也乾亢矣用九乃吉坤戰矣用六乃吉顧在人者如何耳時則剥矣而下有為善之道上有取吉之理下可為善本爻是也上可取吉上九是也

此以虚象言也

楊中立曰先王之時六宫各帥其屬以時御于王所九嬪掌之御叙于王之燕寢女御掌之而嬪御之職皆列于天官大宰涖之則燕好嬖暱之私不

得干其上矣貫魚之象也夫女子與小人之難養一也先王所以處之无二道焉以宫人寵之則无不利矣是亦順而止之之道也若夫付之以心膂之寄借之以威福之重而遽絶之則肘腋之變不可測矣可不戒哉

都聖與曰天下之亂多生乎小人女子易故深探剥之所由生而為人君言之也

毛伯玉曰四剥膚則及於五矣五能御之則為觀

不能御則為剝五之受其剝也其禍已成故置而不論獨原所以致剝者盖五實使之也小人而不得君何剝之有是故嬖寵之家不及以政使令之人不出房闥如是則未嘗无小人而天下不知有小人也

右明占

鄭舜舉曰五君位也不當例以小人之進為言故告以處小人之道

袁氏曰上承一陽而下據四陰治剝而不為剝者也

趙氏曰居剝之極而不言剝者以剝及君位難於有言故但言人主所以待羣陰之道

此以君位言之亦或可取以為義也

張敬夫曰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為主者不取君義坤也剝也遯也明夷也歸妹也旅也非人君所處故亦无君義

此不以君義言之

張子厚曰異於六三者以居尊制裁為卦之主故不云剥也陰陽近必相比本爻能上傅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偪方得處剥之善下无剥之之過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

劉長民曰居君位故不言剥然體未異羣陰總湊于己故稱貫魚

程正叔曰剥及君位其凶可知故不言剥而别設

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聖人之意深切之至也
林黄中曰剥至五凶之極也聖人謂其无應而承於上九故别設義以救之五陰貫魚以承上九以宫人之寵寵之斯為善矣非柔變剛之義也故曰无不利本爻之不言剥以居君位隱之也然為剥之主羣陰宗焉如貫魚以進於上本爻但以宫人寵之則羣陰受蓄而上九无剥廬之患矣无不利云者㩗之四陰則四陰有受蓄之利㩗之一陽則

一陽有得車之利也五有其位又有其權故作易者教之如此一君子无位而在外何自而激其變耶

右明爻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車小人剝廬

賛曰君子得車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張舜元曰艮為果蓏此卦自乾而變木果乾也下應六三之坤不為所剝故不食

蘭惠卿曰居无位之地不為時君所任有碩果不食之象亦猶井九三之井渫不食鼎九三之雉膏不食也然在剥之時小人亦不能盡剥君子猶有在上者亦碩果不食之象

李季辨曰人之食果必留其碩大者以為種子生意已存於不食之中矣

案凡衆小人擊一君子其道浸盛而君子猶得以安其身者亦必有陰為之助不深擊者也在宅卦

五陰一陽則五陰皆歸之矣在剥復夬遘則論陰陽消息盈虚之理然陰陽之情豈能泯滅剥之上九六三正應故失上下六五近而相得故无不利盖六三居羣陰之中而為之解六五握羣陰之權而為之平則碩果不食於時固碩果之不得位而碩果不食於羣陰亦碩果之得所助也陽為大故果為碩果之不食以其碩也夫有一大陽在上則天下未至於純陰生意有望焉有一大人在上則

天下未至於全亂生民有望焉此易之旨也

右明象

李去非曰君子以小人為車小人以君子為廬上所以庇下下所以載上也

楊廷秀曰五陰載一陽車之象一陽庇五陰廬之象也

蘭惠卿曰自上觀之譬之君子之乘車則下為庶民之所載自下觀之譬之小人之剥廬則將无以

自庇其身矣

程子曰九非小人但言剥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案聖人設卦觀象立象盡意原无所不通初不可以一說定也剥之時一陽在上危如累卵不能以一日安也明矣易乃取碩果不食之象又取君子得車之象正猶觀之四陰而有取於門闕觀瞻也然剥之終終歸於剥於是乃言剥廬之象以曉之使小人知世无君子則將无以庇其身矣然九君

子之象非小人之象若使六處此位則剥純陰耳使九常居之則廬亦不可剥也車廬皆因牀生象衆陰承載之義坤之為大車亦以此也

右明占

石守道曰牀足至膚獨有屋廬可以庇也若更為小人上進併廬而剥去之民何所安卦存此一爻所以庇民也

王景孟曰君子存則小人安君子去則小人禍然

則君子亦何負於小人而小人亦何利於剥君子也

都聖與曰五陽為夬五隂為剥夬之終猶欲進君子剥之終已欲退小人則以君子之道宜進小人之道宜退乃天下之常理人情之公願而自然之分故也

李季辨曰小人極盛然後知君子為民所屬望禍亂既極然後知小人之不可用也

李去非曰天下未有必无君子之理亦无盡絶小人之理碩果之不食蔓草之難圖此天理也

李氏曰立卦之義在於柔變剛則受剥正在上九而乃言碩果不食者聖人探消息之理有剥必有復存陽也

胡翼之曰君子守正執節明哲保身不為小人所害至此將復其位而得行其道也

毛伯玉曰三陰為否四陰為觀猶可及也有九五

以為陽之主也故否之大人則休否觀之君子則无咎至於剥則遂无君矣勢窮理盡必將有一人焉徐起而收之甚矣爻象之微且密也天生聖人將以靖亂孰得而滅之故湯文不死於桀紂乃碩果不食之象也

馮當可曰觀此一爻得車剥廬之異象則剥與不剥豈不在人聖人明言君子小人於一爻之中其義著矣

朱子曰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右明爻義

都聖與曰否與剥皆主陰長成卦而六爻所言皆主君子者彖言成卦之本爻傚天下之動聖人作易與民同患則欲為君子者可以預知小人之情狀也小人何與焉傳曰易不可占險蓋謂是也

袁氏曰以陽化陰其埶甚易詩之雨雪瀌瀌見晛

曰消此剥之諸爻以近陽有應為善也謂三五

案六位以沐之象言則初足二辨三第四膚五身體也而三不言第以有應於上不剥之也五不言身者五剥之主治剥者也而第與身之序黙藏乎其中矣

右明六爻

䷗ 震下坤上

復

雜卦曰復反也

說卦曰復德之本也　又曰復小而辨於物　又曰復以自知

王輔嗣曰復者反本之謂也

郭立之曰易以乾坤言形以天地言氣以陰陽言故乾坤之理天地之運陰陽之會无不反其始而後行故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于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以至律歷之紀

四時之序无不反於此者所以黄鐘為萬事根本此之謂也

袁氏曰復以五隂乘一陽陽位乎下隂位乎上疑若處非其所然而陽體動以居内隂體順以居外陽方升而進乎上隂方降而退乎下由是而復其所矣此卦之所以為復也

朱子曰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

一月卦為復

此以陰陽言之

程正叔曰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生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故為反善之義

程可久曰不極其往而還曰復春秋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如晉至河乃復還善欲蚤故以不極其往者言之

此以人道言之

案復有二義有往復之復有復其所之復易以内為主外為客夫陽向也往於外而今復于内此以往復為義泰之无往不復是也上者陽之所下者陰之所陽今在下自此日復于上此以復其所為義小畜之復自道牽復是也卦之彖以復其所為義而爻以復于内為義是各一道也

李子思曰老子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曰静静曰復命復命曰常以静為復者

也老氏蓋知易之體而不知易之用

案老氏歸根復命之復天地之貞也易言一陽來復之復天地之元也意各有在不可以一說律之也

右明卦義

象賛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案此以冬至應卦氣彼歷家謂六日七分以應七

日來復之義冬至起中孚者傳會之說非易之旨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程正叔曰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剥於上而復生於下復所以次剥也

右明卦序

亨

賛曰剛反

程可久曰陽復於内有應在外故亨

李子思曰陽反而復生生之氣自此萌動故曰復

亨

都聖與曰陽宜主乎内陰宜賔乎外陽宜進而上

陰宜退而下此理分之常也而内外上下之不常

者時也時方在午則陰主乎内而陰乃往焉陰進

乎上而陽退下焉其漸至於閉塞而成冬則非所

以亨也至於時運乎子則陰極而陽萌於是為主於内而漸進乎上復其理分之當然而亨矣

王景孟曰剥之上九雖居五陰之上其勢往而屈也此一陽之窮也復之初九雖居五陰之下其勢來而信也此一陽之亨也

右明卦象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賛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揚中立曰動而以順行故出入无疾出入无疾故朋來无咎夫四時之變浸而為寒暑固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

朱子發曰復本坤而乾交之剥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而出羣陰莫能害之之謂无疾言剛反而得位也

李氏曰无疾者莫為之害也无咎者適當其可也

李子思曰震初動而坤順從之陰陽不相攻害故

曰无疾

李氏曰一陽方動衆陽從之以類而升何咎之有

郭子和曰疾猶不疾而速之疾陰陽消長有漸

此説亦通

賛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俟氏曰七日七月也豳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

四之日皆月也

袁氏曰或曰年或曰歳或曰日或曰月盖年與歳

則有久近之意月與日則有陰陽之殊唯其當而已

朱子曰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都聖與曰反以其道原其始也復以其道要其終也

李子思曰歷剥之六爻至復之初爻凡七爻而一陽來復陰陽之數自午至子數不過七一辰是為一日自剥至復爻亦如之一變而為七歲月日時

之運皆然而易爻象之故畫六而止至七則變此古聖人作易之成說也

林黄中曰日陽物也月隂物也七陽數也八隂數也舉日稱七故於一陽言之舉月稱八故於二隂言之聖人因象以寓辭因辭以寓意八月有凶七日來復蓋有喜懼之辭焉

案天地之道有反則有復陽道之來復蓋歷七日此天道然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復曰七日臨曰八

月隂陽之義也故曰隂陽之義配日月

賛又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案剛浸長故自一陽之復以往二陽為臨三陽為泰以至于大壯與夬无不利也易之諸卦占辭未有詳於復者喜之也

右明卦占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賛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說卦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案六二賛曰下仁而此又引顔子竊謂孔門告顔子以克已復禮為仁應此爻之義也

朱子發曰外為遠内為近九自外來内不遠也失而後復不失而无復矣

李子思曰承剥之後而一陽來復乃生生之本也

天地之運一息不留剥終復始不容少緩若少遲

不反則生理息矣

李季辨曰一陽在内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為義初復之始始而知復不至於悔彖一陽來復於内而以復名卦至爻則自内而之外每爻以至此始復為義初言復於初也一步之始即知其非而亟反如所謂違道不逺施諸已而不願則勿施諸人者也故无適悔而大善而吉也

六二休復吉

賛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張敬夫曰上无繫應能休泰而復

林黄中曰是以其心休休然无入而不自得也

桑需二曰衍在中二位乎内卦之中寛裕和平去陽最近其復也易故為休復之吉

右明象占

諸說紆淺皆不足據

石守道曰六爻唯初九是陽六二以其近之六四

以其應之故二休復吉而四中行獨復

右明文義

六三頻復厲无咎

賛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朱子發曰厥初妄動自厓而反則頻復也頻者危道故曰厲

袁氏曰動而過中則其初失於不能復矣處下體之窮則其終不可以不復唯初不能復故厲唯不

可以不復故无咎

楊廷秀曰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儆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易於三每以下卦之終為義巽至三則濵上體矣故曰頻巽復至三則濵坤矣故曰頻復頻於外而能復者以衆陰皆趣於初其勢可復也復貴蚤不貴遲貴於内不貴於外故復於初則過形於心而即復也此復之至善者也故曰元吉復於二則平居豫暇之時有過則復不待

事作物交而有過然後復也此復之次者也故亦曰吉至於三則已頻於外卦矣過形於外則不可收矣故頻於外而不得不復此危道也此廹而後復者也故曰厲无咎盖庶幾於補過云爾聖人開天下之復於善如此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復之所以為復者初九一爻也而諸爻皆以復稱盖因託之以事以盡復之義也

右明文義

六四中行獨復

賛曰以從道也

王輔嗣曰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

張子厚曰柔危之世以中道合正應故不與羣爻同

朱子發曰五陰冥行去道日遠四行於五陰之中

獨反而復下從於初

郭子和曰舍其類而獨行其志者也

虞仲翔曰四在外體不在二五何得稱中夫中无一定之中自初至三以二為中自四至上以五為中復卦五陰自二至上則四為中康成謂爻處五陰之中是也

程可久曰本爻當位初未有失故不言吉

朱子曰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

吉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猶夬之九三於衆陽中獨應上六爲獨行遇雨

郭子和曰剥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剥取於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王景孟曰此二爻者其可以陰柔少之乎君子之

在天下无往而不可貴剥之上九處一卦之外宜若失位也復之初九在一卦之下宜若甚微也而六三六四應之誠以道之所在可從不可違如此

右明爻義

六五敦復无悔

賛曰中以自考也

林黄中曰敦厚也益也艮之九三既為艮矣故上九謂之敦艮又從而益之也臨之六五正應九二

則上六為敦臨復之六四正應初九則六五為敦

復

案敦之為言厚之至也下有一艮山矣而上又為艮

故曰敦艮三陰為坤厚矣而積為四陰故臨之上

復之五皆曰敦謂此象也

右明象

閭丘逢辰曰五遠於初而下又无應但能无悔而

已

右明占

李子思曰陽長之卦凡遇隂柔之主則未嘗不順之无所扵逆故復臨泰壯六五之爻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以此垂訓要所以為君子之地也

鄭舜舉曰六五未必皆善唯坤體則无不善此黄中之理唯知易者識之

右明爻義

上六迷復凶有烖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賛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左氏子太叔曰楚子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无所是謂迷復能无凶乎復上六變而得頤

呂與叔曰處卦之終最遠於陽迷而不反者也

馮當可曰至是而不復可謂迷矣

郭子和曰或謂迷而後復非也苟能復矣雖迷何凶太甲是也

張舜元曰以坤居上先迷者也

王輔嗣曰比復好先而坤曰先迷何也順爻之序以觀之則初先而上後也故復好先謂不遠而復也衡爻之序以觀之則上在前初在後也先迷謂先人以行前則迷也上六是也陰昏闇去陽明最

遠故迷於所復猶蒙之困也

右明象

朱子發曰上窮矣不可動動則降初成坎坎裁眚也卦成師用行師也

林黄中曰謂之裁則有人為之咎焉謂之眚則有天降之罰焉雖有聖賢不能為之謀矣

楊廷秀曰國君者六五也

李去非曰盡坤土之數而尤不克征也蓋迷而求

復之為難如此

毛伯玉曰十年不克征絶之之辭也

李子思曰以天理論人事亦可以為從物流轉久而不復以致顛沛流離者之戒

案復次剥者也五陰剥一陽極則上反而下成復以此例之則一陽上復至五成夬其極則上反而下成師而下卦則坎也易窮則變迷復而不知所以變則窮上而反下如此故裁眚之象則坎也用

行師之象則師也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者上反下則六五上窮矣反下為坎大敗之象也六五上窮則以其國君凶之象也十年坤土之數上反下而六五猶為四陰則歷坤之三陰猶未能變不克征之象也然而聖人序卦則坤全變而為乾然後无迷復之禍此聖人靜觀造化之運變而通之之神也

右明占

張敬夫曰易之文辭觧有如是之詳其凶觧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葢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徳无所不至者其源盡起于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耳夫以陰柔之材去本之逺所謂人欲肆而天理蔑者故有大敗終凶之義

右明文義

紫初復不逺至四則為獨復以應初也二復休裕至五則為敦復以得中也三頻厓而復至上則迷以

不蚤辨也

右明六爻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